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端集卷

三十九
四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潘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端集卷三十九

大學士張英撰

篤素堂文集三

表

恭進易經參解表

伏以

至道開於河洛發羲文周孔之微言

與旨貫乎陰陽備彖象卦爻之精意參稽古訓託藜火
而重編側近

光華食野芹而思獻俯慙謏劣彌切冰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法天行不息

學同日進無疆尚書已講於

經幃大易繼陳於

黼座神凝簡冊

聖心探一畫之先博極圖疇

睿照啟千齡之秘

臣

叨恩於禁籟祇奉

欽明竊有志於韋編欲窺象數自田何京房而後漢初
各有師傳逮濂洛康節以來宋儒始爲定論考亭本義
之學洵可奉爲宗風伊川易傳之文尤有資於治理竊
惟廣且大者易之體豈容驟測其精微竒而法者易之
辭未許遽窺其典要必在發明章句譬如探源者先索
其流務期剖晰文詞難言得意者遂忘其象爰考先賢

諸說輯爲叅解一書時逾兩期卷分六帙如涉滄海而
尋畔岸祇堪自矻其愚頑竊仰泰岱而竭塵埃詎謂有
裨於

高厚但念閱寒厯暑分細旃廣廈之餘閒浥露研朱居
秘閣芸香之勝地雖極知其蕪陋敢不冒爲敷陳聊佐
乙夜之覽觀庶備

九重之清燕伏願

德符岐聖

治軼羲皇

履帝位而豐豫時登

養萬民而訟師不作觀損益之義化自洽於中孚察消
長之幾世自升於大有對時育物端居見天地之心知
崇禮卑撫卷盡乾坤之蘊矣爲此具本謹稱

進以

聞

謝

御賜書籍表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臣英蒙

御賜內府所藏書經大全四書集註文獻通考共十有

二函每卷首

錫以宣文之寶 臣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

芝檢芸函琬琰光騰几席

龍章鳳篆珊瑚色映圖書

頌石室之藏編榮分四壁作蓬門之世寶寵勝百朋仰
浥

恩波俯窺學海恭惟

皇帝陛下

性符敦敏

德配文思

邁高宗典學之勤

法武王拜書之敬未央日曉牙籤早侍

經幃長樂鐘疎玉燭猶輝

秘閣龍香繞硯羅金匱之鴻文蟾影臨窗映縹緗之錦
字寃微言於曩聖

帝度冲容尋渺緒於陳編

皇儀淵穆學古有獲用師說命之言日進無疆獨悟義
經之義臣自侍觀於

禁近尤難贊頌乎

高深悔謏陋之微軀荷

寵榮之殊眷華林西畔移家近傍

彤庭溫室南隅入直常依

紫闥日分仙饌飫天上之奇珍時惹御香曳雲中之清
珮復蒙

恩賚

特錫鉅編一經肇啟唐虞載傳政傳心之要四子嗣興
鄒魯備希賢希聖之資洵文字之本根尤道德之淵藪
更念學不厭博當講明乎錢穀兵農事貴有徵務綜觀

乎古今上下爰

錫端臨之紀俾觀文獻之全東觀藏書人間罕覩西清
華本苑苑爭傳印以蚪蚪之

天章紫泥星燦護以龍鸞之

內錦翠帙雲封賜廬之藪架相輝總拜

君恩之重

寶翰之榮光互映益昭臣遇之竒比皇甫之載以一車

士林同羨似無忌之詔與千卷奕禩猶榮臣識陋面墻

學慙窺管幼誦典謨之訓難言四代之精微少習洙泗
之言莫識六經之閫奧文慙平子授簡敢賦兩京博謝
茂先入室驚看四庫手披

鳳紙目眩

螭文對冊府之輝煌如獲瓊瑤之貺勵樗材之愚鈍敢
辭鉛槧之功伏願

銘日常新

法天恆健

心存乎微危精一足包孔壁之全經

道溥於位育中和奚止魯論之半部考禮作樂師古而
治法冠乎百王戢矢橐弓偃武而文德昭乎四海矣為
此具本謹稱

謝以

聞

恭謝

特擢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康熙十九年
五月初七日

伏以西清要職謬分華蓋之光東觀崇班復晉容臺之
秩湛露洵加於弱草仁風獨拂乎樛材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

臣英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念

臣 草

門下士山陬豎儒幼讀父書長承師訓猥以魯質幸際
昌時忝南國之賢書值

登踐鴻基之始

臣鄉試在
康熙二年

聽當軒之臚唱適

躬親大政之年

臣殿試在
康熙六年

濫廁清華六載迴翔丹地

仰承作育一編課試

彤庭給筆札於尚方雜琬琰於東壁

君恩實重

臣

遇尤竒驟兼柱史之榮早踐講僚之席螭

頭曉日持鳳紙而侍鸞坡豹尾春雲捧龍編而趨鶴禁

追陪

法駕奉屬車之清塵扈從離宮對直廬之皎月

天心垂照下鑒愚忱

帝諭持頌簡居近密邱索探石渠之字丹鉛校天祿之

書

賜對無時奚啻玉塔三接近光有喜還借華林一枝陸
贄之朝夕禁庭方茲邈矣李泌之左右君側殆為過之
懼方切於春冰

恩逾深於夏屋允懷若惕報稱良難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重右文

功深典學

圖疇考索精心獨邁百王紀載蒐羅遜志允符千聖金

華棊几由鄒魯而上溯唐虞

黼座牙籤自勲華而更稽河洛法戒觀考亭之筆削精
詳兼涑水之編摹

聖慮彌冲時勤宣室咨詢之益微勞必錄俯念經緯講
誦之臣

沛渙汗之溫綸懸日星之優詔褒嘉逾量銓叙增榮如
臣尤愧謏愚叨膺顯秩文非燕國詎堪侍草之名度謝
曲江豈副秩宗之望仰前賢於策府恐玷儒風叅華選

於儀曹懷慙卿月顧一時僚采玉堂騰圭璧之輝知千
禩韋編蔡閣紀簪裾之盛敢不益思芹獻勉竭葵誠許
身竊慕夔龍致

主惟思堯舜伏願

德崇乾健

敬法日躋

仁聲溥而義問昭六服無憂梗化

文教脩而武功偃萬民偕樂時雍彌搜草澤之英益廣

弓旌之典斯

臣等沐

海天之大澤常受祉於無窮託

日月之末光亦垂名於不朽矣為此具本謹稱

謝以

聞

恩賜宮紗謝表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蒙

恩賜紗二端命編脩

臣杜訥賚付

臣廷瓚送回江南

臣

勤婉大禹

文教彰而六經啟蘊

武功偃而九服來同簡儒臣於禁中置講僚於座右臣
猥以百生之竒遇際千載之昌期握筠管而侍彤闈抱
芸編而趨紫闥備沾優渥曲賜矜容迺以銜土私情冒
干

宸聽復荷如天

聖度俯鑒微悃頌文綺於尚方錫精鏐於內府

龍顏宣室捧忠孝之

綸音馬首東郊拜平安之

天語感深欲涕寵至彌驚自謝直廬遂遵河渚雲深日
近瞻冀北而懷思水涸沙淤望江南而莫達朝浴柳岸
心依黼席之前夜泊魚磯夢繞金鋪之側逾四閱月始
抵鄉園適蓬蒿初返之時正綺縠遙頒之日榮生里巷

爭識

聖朝禮下之隆喜溢親知共指微臣稽古之賜冰蠶麗

質當暑彌清雪繭輕綃臨風欲舉爰選金鍼玉尺花鳥
新裁還同紫綺珍裘龍香什襲伏念自膳服叨于禁近
如臣之被寵者獨深迨頒賚及于家居似臣之蒙恩者益
少欽承匪懈悚惕靡寧臣又伏思

恩命由於內廷未敢繕疏稱謝遂使瞻依片念徒然自
結於衡茅感激微衷無由上徹於

君父輾轉宵旦難以即安故藉同官肅陳謝悃望層霄
而虎拜猶如身侍紅雲處下里而蛩吟敢異詞聞丹陛

伏願

聖躬純嘏

帝治龐鴻俗厚年豐民安物阜

臣

雖暫栖藪澤光華近

戴堯天遠在江湖熙皞常依舜日

臣

愚不勝悚惶戰慄

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恩賜羊酒食物謝表

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

恩賜臣英羊二牽酒二樽鹿一雉八鮮魚鹿尾各六給

付臣男翰林院編修臣廷瓚臣望

闕九叩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恩從天上蓬茅沾玉露而增榮春到江南枯蠹沐瓊膏
而起色憶昔囊書

深殿每分輝於伏臘之時詎意卧疾空山復拜

賜於嘉平之節澤愈徵其優渥感自倍于恒常恭惟

皇帝陛下

文治光華

武功赫濯

運睿慮於穆清之上措邦家於磐石之安仁浹生民薄
征徭而誦聲在野義孚藩服韜戈甲而譯使來庭近者
紀

聖略於球圖昭回千禩煥

天章於雲漢炳耀六經宏猷允駕乎昔王芳軌迴超夫

前代

臣

英葑菲薄植荷

簡拔於昌時樛櫟微材隨步趨於

經幄恩深十載寵溢多生仰瞻

聖學高深獲覩

宸衷勤慙玉階待曙早看三殿鐙輝金鑰傳聲夜聽九
門漏徹層霄清切異數駢蕃翠釜銀罍常飽調蘭之饌
珍裘紫綺還裁疊雪之衣錦雉分自

御圍良驥頌從

內廡春風簾幙宮櫻堆赤玉之盤秋水蒹葭河鯉出珊瑚之網每當除歲宮使早扣衡門羅列尚方珍味懽騰穉子庖登仙獸瓮發天香歷數殊榮皆成盛事臣英未有涓埃愚悃報

聖澤之旃幪猥以草土私情違

天顏於咫尺粉榆暫返寒暑再更聽紫陌之雞聲近移茅舍盼觚稜之日影遠到田間雖負土之情少疇顧復而采薪之疾益覺纏綿蓋桐以心虛未霜而落柳因質

弱望秋而哀身雖雜於漁樵念舊

恩而倍悚夢常依於

君父欲奮飛而未能乃上塵

睿懷垂注無殊曩昔近當令序流膏特畀幽遐爰開白
獸之樽用勵羔羊之素嘉魚貢於遼海瑞鹿致自關山
昔忝詞曹故有文禽之錫近栖山澤并分野雉之珍計
頒賚於

內廷正當雪候迨郵傳於寒谷恰值春溫

宸眷彌殷

臣

衷益愧乍聞而心惕永念而涕零思

臣舊

侍

彤闈惟切曠瘵之懼自離

紫闈久無夙夜之勞

臣父得奉

龍章典禮貺嘉於泉壤

臣

英屢承

天語德音遙下於江湖

臣

雖糜頂踵之微茫而無能疇

生成之萬一者也伏願

景祐日升

聖功時懋俗登三古治冠百王臣雖結伴山農同爲擊壤

堯衢之侶倘得捐除宿疾再侍賡歌

舜日之班臣不勝惶悚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疏

請假歸葬疏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

張英奏爲

聖恩高厚難疇子情迫切已久冒攄微忱懇祈

賜假事竊

臣

一介豎儒學植謏陋叨逢

皇上右文之代拔置詞曹旋擢

講幄復蒙

簡命供奉

內廷伏覩我

皇上勵精聽政之暇研經究史講貫討論寒暑無間夜

分不輟臣每從細旃廣厦之側仰

聖學之高深窺

懋修之純篤恭聽

睿謨敬瞻

宸翰自古帝王遜志時敏之學未有如我

皇上今日之盛者也臣又伏思十載侍從深受

特簡之遇猥膺超擢之榮日近

光華仰承

顧問給廬內地授餐大官

殊恩異數疊至洵加從來臣子遭遇未有如臣今日之
寵渥者也頻年以來日覩我

皇上宵衣旰食之勞雖有烏鳥私衷何敢仰干

天聽今幸海內蕩平

廟堂清晏亦人子可以言情之時慟念臣父歿已十有

五年尚未歸一杯之土子職有虧莫大於此每一念及

中夜徬徨查京官歷俸五年例准遷葬臣歷俸十有一

年遲久而不敢言者

君恩至深輾轉而不容不言者子情至迫伏乞

皇上俯鑒愚悃

賜假南歸經營窀穸俾

臣

父得安泉壤

臣

從此竭犬馬

之力捐頂踵之微以報我

皇上如天之恩日正長也

臣

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謹具奏

聞奉

旨張英自簡侍講幄以來朝夕勤勞敬慎素著覽奏伊
父未葬情詞懇切准假前往安葬事竣速回供職該部
知道

恭謝

天恩事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今告假臣張
英奏為恭謝

天恩事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

御製昇平嘉宴詩序并詩勒石告成搨本

頒賜與宴諸臣臣請假在籍蒙

恩給付臣男翰林院編修臣廷瓚代領賚回江南臣恭

設香案望

闕叩首稱謝伏念臣一介愚魯自擢侍

講幄以來受

恩隆渥十載於茲欣逢本年正月十四日

皇上俯念諸臣屢歲勤勞錫之燕飲做柏梁之賡歌昭

泰運之昇平喜起一堂流輝千禩臣叨隨末班屢傳

天語捧觴載筆榮幸非常今復蒙

聖恩冠以

綸音將嘉宴詩章勒諸貞石垂示不朽念曾與斯宴者

咸得沾賜臣以西清舊秩特分圭璧之華南畝微踪遠

錫琬琰之重榮光燭于蓬戶寶翰奉為珍藏臣不勝感

激忻幸之至為此具本謹以

奏

聞

歲終彙進講章疏

康熙十五年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張英

謹

題為講義業已彙進歲終循例題明兼陳愚悃仰希

睿鑒事竊惟君心仰法乎天心故聖帝重日新之學道
統實關乎治統故哲王敦時敏之修蓋探索則義蘊無
窮而討論斯精微愈出我

皇上聰明本於性成睿慮勤於典學

聖心無逸已深明義理之指歸

天語特頒欲備考史編之法戒超軼千古度越百王

臣

等幸侍

講筵涓涖莫効伏稽舊例年終宜將年內所講書義彙
裝

進呈

臣

等已於康熙十四年閏五月遵

旨先期彙進茲當歲暮理合

題明簡編具在古訓犁然伏冀

聖聰恒加省覽虛懷遜志則德益進於高深尊聞行知
則業逾臻於光大將

聖學有無疆之益而至治媿隆古之休矣臣等無任諄
切之至

題請

萬壽朝賀事

禮部尚書臣張英謹

題爲

萬壽朝賀關係鉅典理宜舉行謹特疏陳情仰祈

俯允以慰羣情事竊惟典禮本乎人情凡人情之不容
已者即為典禮之所宜行為臣子者道莫大於尊君誼
莫切於親上

聖人篤生為四海臣民之主遇

誕辰而稱慶合寮采以拜颺此頌祝之禮所關至鉅也
考之經傳有躋堂介壽之文稽之史冊有朝賀讌饗之

制皆因情立儀垂為成憲歷代行之而不能廢者所以使天下知尊其君親其上遂其感戴之情伸其拊舞之願非僅稱觴拜祝而已也我

皇上

德邁唐虞

化隆三五事

天事

親盡自古未有之愛敬治民治物溥從來未見之

恩膏

聖作物覩遐邇歡呼恭逢

萬壽之辰正當普慶之際因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內奉
旨停止行慶賀禮欽遵在案臣等職司典禮伏念

聖誕令節朝賀大典中外觀瞻遠近拜舞關係至重不
宜永停比時因奉

明綸不敢瀆奏鬱結之誠歷今五載大典之曠已久臣
民之望日殷臣等恭覩

皇上每於

皇太后萬壽之期必行禮慶賀乃數年以來

萬壽令節在廷諸臣以及藩王貢使不得一拜

丹墀是

皇上得以伸孝思於

皇太后之前而諸臣不能伸愚悃於

皇上之前家國一理臣子同情此在廷諸臣之所以夙
夜難安於心而斷不能已於竭誠敦請者也茲者三月

十八日恭逢

聖誕之期四海雍熙百姓樂利正普天同慶之會臣等
不揣愚昧敢獻芻蕘伏冀我

皇上俯鑒輿情

允行舊典洽萬國之歡心伸臣子之至願天下萬世永
著尊君親上之義中外欣忭無極矣為此具本伏祈

睿鑒施行

懇

恩休致疏

康熙三十七年

禮部尚書

臣張英謹

奏為

聖恩高厚難疇微

臣

衰病曠職不容不仰瀆

天聽事

臣

草茅微賤至愚極陋蒙

皇上拔擢之恩優容之德自揆知遇古今罕儔即捐糜

頂踵更何能報稱萬一

臣

所以屢瀆

宸聽者

臣

自幼體弱身有血疾中年此疾舉發尚可撐

持近因年老氣血日衰每發一次則必甚於前再發則
慮其難支且因此而怔忡眼昏遺忘日甚肢體酸痛臣
所領皆要職曠誤實多自知難逭臣今年六十一歲何
敢謂之甚老但臣自念生平受

皇上非常之恩召入

內廷侍從逾二十載倘得以殘年乞休歸田調治夙疾
則保全

聖恩終始在

臣

實為至榮實為至幸今以

臣

精神恍惚

必有擔遲錯誤自取曠職之罪在臣生平實為可惜人
有至情必告父母

皇上臣之父母也此實臣之至情故敢冒瀆

天聽仰求

聖慈俞允休致

隆恩渥澤更屬非常臣戰慄惶懼之至

題為

聖謨廣運事

禮部尚書臣張英等謹

題為

聖謨廣運

神武誕敷逆孽就俘狡寇殄滅黨與盡皆歸服荒遠莫
不來王永滌邊塵普天慶洽應舉行典禮以昭示中外
垂憲無疆事禮科抄出議政大臣都統公宗室蘓努等
題為

睿略永清絕塞等事奉

旨覽卿等奏賀知道了應行事宜著詳察典例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四月二十九日到部臣等恭惟我皇上仁並堯天化同舜日

至聖作視萬國咸寧四海時雍羣生樂育惟此厄魯特噶爾丹狡詐性成兇頑樂禍跳梁荒徼自外生成累年以來擾亂邊境與臣服我之喀爾喀為讐遂將喀爾喀陵虐侵殺闌入我境內烏闌布通之地與大兵拒戰為我師所擊大敗斯時因

聖駕未親涖軍以致彼脫逃比噶爾丹跪於道傍於喇
嗎所與佛像之前立誓再不敢干犯

天朝皇帝之喀爾喀及邊界人民等語捧進印信文書
方免其追勦釋之而歸彼乃背負

仁恩復行狂亂悖天虐衆違蔑誓言潛入巴顏烏喇地
方奸詭叵測煽誘蒙古諸部落

皇上屢頒諭旨曉以禍福許其投順彼仍怙惡不悛

皇上念此賊若不即行撲滅邊境人民必不獲遂其安

養於是

睿謀乾斷特申天討
汎大兵從三路出

皇上祇告於

天

地

宗廟

社稷
禡旗祭輶

親統中路大兵聲罪徂征
遠踰瀚海素無水草之地直

抵黑魯倫土喇地方

躬先士卒指示調度

天威所至噶爾丹聞風喪膽棄其子女廬舍中夜潰遁
皇上洞察噶爾丹狡詐預定謀略料其必由西路逃遁
果遇西路堵截之兵盡被勦殺潰散竊思噶爾丹在邊
塞之西肆行兇惡而無忌憚者數十年

皇上籌畫萬全統率六師一鼓而覆其巢一戰而奪其
魄陣戮其妻孥獮其部曲盡收其輜重賊跳身潰遁殘

喘遊魂狼狽困蹙苟延旦夕雖生猶死厄魯特之殄滅實在此舉矣

皇上仍頒諭旨許其來降而此賊狡黠昏迷猶思竄匿皇上神謨密運留將軍於塞上駐勁旅於肅州聯指臂之形窮狡兔之窟皆非衆人所能測度者也丹濟喇奔敗之餘覬覦餘糧復為我師奮擊敗遁

聖駕於去年冬復親蒞邊方渡河至鄂爾多斯之地經畫調遣恩威並用賊之黨與歸命輸誠者不絕於道皆

加募養撫恤賊之乞憐於他部落者皆以計擒獲其使
令彼奸狡一無所施困迫倉皇至於已極今年春
聖駕復臨邊方西踰寧夏

駐蹕於狼居胥山震揚

天威分布禁旅授諸將方略盡堵截其遁匿之路必期
戮此小醜其子檻車就縛珊瑚腦兒輩又率衆來降諦
巴奏請謝罪丹濟喇及阿喇布灘丹津汪布等皆遣人
輸誠嚮順賊氣索途窮自料擒獲誅戮決不能逃遂於

閏三月十三日服藥自殺其黨丹濟喇等收其拏挾其骸引衆來歸厄魯特盡皆蕩平噶爾丹父子皆獻屍成俘塞外蒙古盡稽顙歸順

神功駿烈顯燦如此洵亘古之所罕覩者也從此邊徼永享清寧昇平極於萬世皆由我

皇上又安中外之心至誠至仁行健之德如天而堅定不移於終始決勝之智如神而首尾總歸於成算

聖駕三次臨邊躬擐甲冑調兵籌餉備極焦勞冒暑衝

寒久歷煩苦惟以寧民為心安邊為念而

聖躬之勞勤皆所不計是以昭格

天心感通

列祖成功若此之隆也仰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愛養臣民則膏澤極其深厚勵精政
務則夙夜殫厥心思文德邁於百王武功軼於萬禩前
者征滅反叛察哈兒平定三逆收克臺灣海外咸入版
圖從來未通中國之倭羅斯皆已納

貢喀爾喀之三君長率其衆數十萬歸附為臣今者

親征絕塞累年之賊寇一旦掃除異域之蕃部罔不臣服威武奮揚萬世永賴

功德巍巍自古帝王無能比倫報至之日大小臣工遠邇軍民無不懽忭踴躍巷舞途歌咸謂太平之業從此益增太平矣臣等詳稽載籍慶典允宜舉行應

遣官祭告

天壇

地壇

太廟

社稷

永陵

福陵

昭陵暫安奉

殿

孝陵其旗纛

天安門太歲砲神及五嶽五鎮四瀆四海歷代帝王陵
寢闕里等處俱應

遣官致祭以仰荅

天

地

祖

宗神靈之貺

皇太后前應請加

徽號

皇上前應請上

尊號以俯慰四海臣民及外藩君長籲望惓切之情頒

詔天下

皇上升御座受諸王大臣官員進

表行

慶賀禮各省督撫文武官員亦應進

慶賀表文

聖躬三次臨邊始終經畫

大功告成應

命史館編輯平定北寇方略昭示無極此皆典禮所關
悉宜舉行以永光史冊垂憲萬世者也恭候

命下虔辦祭品選擇吉日分

遣大臣由太常寺衙門啟奏祭文由翰林院撰擬加
上

皇太后

徽號

皇上

尊號頌

詔天下款項

慶賀

表文由內閣擬定呈

覽頒發臣部詳察定例遵行編輯平定北寇方畧其開館事宜由內閣翰林院具奏嶽鎮海瀆等處

遣官致祭臣部另議具奏為此謹

題請

旨

請

恩乞休事

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二級臣張英

謹

奏為

聖恩高厚已極微臣哀病日增瀝陳愚悃懇求

俞允回籍調治庶免曠官事臣一介豎儒謏劣無比叨

受

皇上知遇深恩拔置翰林俾侍從

禁廷三十餘載洊厯卿班復蒙

簡與密勿非常之恩殊異之數加以訓誨寬容矜恤周

至寵渥于臣者至矣臣自愧駑駘迴逾涯分即捐糜頂

踵何能報荅萬一况敢以疾病微情仰干

天聽但以臣幼時曾櫻弱疾中年又有失血之症是以
年老精神愈覺哀竭雖醫藥強扶舊疾旋已旋發目昏
頭暈怔忡時作復於今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在衙門辦
事忽然痰疾昏暈言語錯亂應對不真扶掖回寓醫藥
調治四五日少覺昏曠漸清從此氣體益弱言語多有
失次步履艱難勉強支持便覺恍惚臣竊念

綸扉重地斷非臣衰憊所宜舛錯遺忘恐不能免是以
夙夜惶恐晷刻靡寧倘非臣自審衰頹難以供職又焉

敢屢瀆

宸聽伏乞

聖慈俯鑒數年顛懇之誠

俞允致仕回籍調治舊疴田里之間得以少延視息感
頌

聖恩終始矜全高天厚地之澤淪髓刻膚子孫世世無
極為此具本謹奏請

旨于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卿才品優長効力已久及任機務恪慎益勵文辭充
練倚眷方殷覽奏以哀病乞休情詞懇切著以原官致
仕該部知道

為恭謝

天恩事

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二級

臣張英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

臣以謏劣微才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養育生成至於已極因哀疾乞休
復叨

聖慈俞允回籍

優渥之仁有加無已

內廷錫宴特給與驛遞夫馬沾被汪濊感激涕零臣途
次觀二麥正茂物阜民安自入江南諸郡比歲豐稔更
蒙

皇上殊恩蠲免正賦家有蓋藏春來雨水沾足民生樂

業臣仰賴洪慈勉自調攝以三月初三日抵里謹捧
御筆篤素堂匾額懸揭中庭又以歷年所

賜

御書及法帖陳列恭設香案率子孫叩首謝

恩臣日瞻

聖翰如覲

天顏雲漢昭回頓令山川改色城郭增輝草野章縫爭
窺

鴻寶閭閻父老共慶遭逢

臣撫念生平蒙

皇上養大澤三十餘年未能仰報萬一自非老病交迫何忍耽逸偷安叩辭

闕廷遠離

君父依戀無已夢寐靡寧撫躬自慙莫知所措惟依堯天舜日之下息賤體之衰羸偕耕田鑿井之民頌聖恩之深厚謹繕本奏

謝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謹具奏

聞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為恭請

聖躬萬安事

予告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二級臣張英謹

奏為恭請

聖躬萬安並陳謝悃事臣荷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異數殊榮優渥無已江南恭迎

聖駕得覲

天顏蒙

特賜

御筆匾額對聯

御製詩章及大幅長卷皆超神入化之筆曠古罕儔

天章燦如琬琰光彩炳如日星士林驚觀未有之奇子

孫傳為萬世之寶臣敬捧弘璧不勝感激惶悚頃以哀

朽殘年拜辭

闕廷親聆

天語

溫諭靜養復

特賜

御用帽一頂袍一領套一領天香異錦內製輝煌臣謹
奉以留示子孫又蒙

賜人參三斤靈藥珍品於臣賤體甚宜從此仰荷
聖慈得以少延殘喘皆

天恩之所賜也臣以四月二十九日抵里犬馬依戀之
忱不能自己徬徨感愧惟有涕零沿途見直隸山東麥
皆收穫江南廬鳳安慶之地雨澤霑足家家耕種田禾
遍野可冀有秋謹藉以仰慰

聖懷茲持具本遣家人賫付臣男翰林院庶吉士臣張

廷玉送通政司衙門呈

奏臣不勝惓惓感激之至謹具奏

聞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文端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端集卷四十

大學士張英撰

篤素堂文集四

序

丁丑會試錄序

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會試天下士於京師已十有二科今歲

在丁丑值禮闈校士之年臣英猥以謏陋叨蒙

簡命俾偕

臣

賜履

臣

珎

臣

震典厥事

臣

悚惕靡寧兢兢

以不稱任使是懼竊惟我

皇上振興文治崇獎儒術為振古所未有又際海內承
平嘉生樂育士之生其時者得以自力於學問而長養
其才識以故蒸蒸日上變人文蔚興若斯之盛也然其氣
機之相感召風聲之所漸磨又有本焉不可不知也

臣

荷

恩遇侍從

內廷將踰二十年朝夕在細旃廣廈之側得於見聞者
最親且切恭觀我

皇上萬幾有暇即研窮六經殫究諸史博羅百家遊心
翰墨自晨興至於夜分祁寒盛暑罔有間輟又叨侍

青宮趨承鶴禁仰窺

聖人訓誨之勤

睿學敦修之密復見

諸皇子勤敏嗜學日有課程皆以

天潢之貴而躬韋布之修誦讀相聞聲徹殿闈詩書之氣洋溢充塞可謂極盛矣是以

上之所嚮下之所趨潛化默孚捷於桴鼓宜乎海內文學之士日新月盛咸蔚然奮興而彬彬乎進於大雅之林也臣承乏禮曹屢勘校十五國省試之文竊見滇黔蜀粵號稱荒遠乃其文皆日進於醇邃與中土無異因

嘆

聖化之隆文教之敷無遠弗屆所以淪洽而感通之者
非一日之故矣頃者扃鑰棘闈焚膏繼晷閱多士三試
之文絜長比短謹拔其尤者百五十九人例同諸臣署
取中字每署字時輒撫其卷而祝之曰爾策名於朝矣
將來必務為端人良士以無負科名抑臣又思古人以
言取人豈盡渺然無可依據夫言者心之聲也古者敷
奏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大約心術端純者則其
言必正大而無偏駁之病識解明通者則其言必條暢

而無結塞之弊律已恭慎者則其言必謹飭而無叫呶之習且先之經書以觀其義理繼之表策以觀其才識閱者沈心靜氣以與作者之精神相遇誰謂制科之文不可以觀其人之梗槩哉今多士自獻之文具在其尚勉思立身行已期無負乎其言以仰副

聖天子敦厲人才之至意俾典司試事者稍得以慊其為

國樹人之悃誠寧不有光也夫

恭進易經參解序

臣竊聞易之為書貫徹二儀囊括萬類微以窮陰陽之變化顯以繫人事之吉凶幽以明鬼神之情狀探蹟索隱彰往察來讀者得其中微言大義之一二可以服之終身而無盡況取四聖人之所發揮而朝夕涵泳其間者乎又嘗竊觀先儒論易其大者極於扶陽而抑陰夫天地之有陰陽猶四時之有寒暑日月之有晝夜也以氣化言之萬物不能有長而無消人事不能有得而無

夫運會不能有治而無亂舉世不能盡君子而無小人
是以卦之爻三百八十有四陽爻居其半陰爻即居其
半雖聖人安能損益於其間哉然聖人兢兢業業於陽
剛也則扶之進之於陰柔也則抑之退之此固六十四
卦中無在不存斯義而於否泰剝復夬姤諸卦之辭尤
其深切著明者也聖人不能使四時有春夏而無秋冬
而製為室廬衣裘以禦之不能使日月有晝而無夜而
製為鐙燭以繼之不能使萬物有長而無消而製為度

數以節宣之不能使人事有得而無失而示以修省戒
懼以補救之不能使運會有治而無亂而立為紀綱法
度以維持之不能使舉世盡君子而無小人而立為教
化刑罰以勸懲之易之中數者備矣此則聖人扶陽抑
陰之至意隱見於六十四卦之中所謂參贊化育裁成
天地者豈有他哉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必讀易而後
知聖人之尊且大也臣草澤微材至愚極陋遭逢
聖天子崇儒興學之時叨隨

講幄入侍

禁中恭覩我

皇上孜孜圖治未明求衣躬理庶政退朝即御便殿講
誦經史至漏下數刻不輟祁寒盛暑率以為常臣自顧
學植淺薄惟切惶悚侍從之暇伏讀周易望洋測海茫
無津涯欲纂輯訓詁一書期先通曉章句然後徐求其
精義爰奉朱子本義為標準而詮解訓釋則雜取於大
全直解諸書芟其繁冗務存簡切至於釋卦名義則程

傳最精故節取以載於本卦之首大全諸儒之說發明
經義有裨講席者並采錄之閱兩期而成名之曰易經
參解條分縷析一以先正之言為矩矱絕不敢參臆說
於其間因臣質性愚魯著此一編藉以自備遺忘荒陋
粗淺深知不免又念在

禁中修輯之書不敢不上塵我

皇上睿覽亦以見文明化成在上小臣亦有不敢自棄
之私非云於經旨有所闡明羽翼足以獻之

當宁也謹序

恭進書經衷論序

臣竊惟人君之以道治天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盛而極矣人臣之以道事其君至臯夔伊傅旦奭之盛而極矣迄今相去數千載當日之言論謀畫綱紀設施與夫忠懇誠愛之心諧弼綢繆之計雖散見於六經旁流於諸史而弘綱鉅節之所統會則莫備於尚書使後之人猶得於方策之中想像唐虞三代之君臣如見其形

容若聆其罄歎不覺有時代曠遠之隔者則由其文至古其意至厚其旨趣至弘遠流連往復而可以不窮也
臣自供奉

內廷之初正值我

皇上討論二典講貫三謨窮究精研無微不至由是而下逮商周誓誥之篇靡不再四尋繹凡昔人之所謂苦其奧博而難通者

皇上必深求義理之歸而亦不辭夫章句誦讀之勞二

帝三王之言與夫古聖賢之所以告其君者朝夕淪浹於

聖心至深且渥也故以言乎典學則高宗遜志之勤以言乎服遠則虞廷干羽之格以言乎六府三事則九功之時敘以言乎官人亮采則九德之日嚴

皇上以聖學之淵涵發為治功之醇茂豈僅稽古不倦而已哉臣質愚學陋寡識渺聞竊從

講筵餘暇退入直廬伏讀尚書偶有一知半見錄以紀

之積久遂至成帙非敢自持臆說皆取衷于昔人之言
謹依篇章次第分為衷論四卷又因在

內廷編輯之書不敢自藏其短冒陳

九重乙夜之覽伏念我

皇上於尚書全編心源脗合精義默符每發一議遠超

漢宋諸儒之說臣忝侍

左右聞之熟矣如臣謏陋言類培塿伏於泰岱之前

燭火耀于日月之下彌自增其悚惕云爾臣謹序

古今釋疑序

甚矣讀書嗜古之難其人也士子幼而從事於咕嗶帖括之學皇皇焉求合於有司之尺度其不售也則數變其體以從時其售也則又將潦倒於簿書竭蹶於期會求其講明古學淹貫經史不戛戛乎其難哉方子合山自束髮受書以來即不為制舉業所羈馮沈酣於六經諸史百家之書寢食沐浴其中者三十餘年於天文歷數律呂之精奧經史之源流異同疆域之沿革郊丘

廟祀之分合文物制度之損益旁及於字學算數醫卜
方技之說靡不殫究博採昔人之衆論而條分縷析權
衡其可否審定其從違著為一書名之曰古今釋疑猗歎盛哉
方子之為此書也負敏異之材具研窮之力承累世之家學用英
妙之盛年家有藏書門多長者兄弟切劘交遊講貫且賦性
恬淡於世俗所欣羨嗜好之事方子一無所慕而獨抱簡編於長
林豐草之中歲時伏臘風雨雞鳴孜孜矻矻無間終始其取材也
博其辨物也精其經時也久其庸心也專故能祛繁歸約去

疑得信以成一書為執林之統會正學之津梁良非偶
然也姑孰郡守楊公好古樂善梓是書以行於世予請
假歸里門適見是書之成快古樂之修明託鴻編以不
朽敬識數語於簡端焉

補巖居近科程墨選序

本朝以制舉業取士三十有八年中間更用策論三載
旋復舊制豈非以四子五經之學精微宏濶足以覘士
子之器業才識苟取之不失其道遂可以為

國家得人才之用非僅詞章比偶聲律之學而已也從來世運當太平之日朝野清宴民物恬安則其文應之亦必有鴻龐醇厚邕和寬博之氣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不謀而合譬如春林之鳥暝漾之魚不自知其聲音之和而泳游之適暄融之草木不自知其枝葉之扶蘇華實之昌茂必無有激楚噍殺之音蕭槭寒枯之色足以奸乎其間漢之極盛則有董子賈子之文唐之極盛則有許公燕公之詩類皆典碩敦重足以養國家長裕之

氣以蘊藏涵蓄其所不盡斷非末季文人之所能及者
噫文章闢乎世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昭餘戴子楓仲
萃本朝制科之文而論定之其言曰論文以氣為主氣
勝而後及於理與法數者備而入吾選焉善乎戴子之
言夫天地之氣嘘吸之於兩間貫注之於萬類而後宣
洩之於文章詩賦當今海內蕩定稷氣廓清天地太和
之氣網緼融結則一時文章之士必爭趨於昌明俊偉
顥博端凝以應

國家之盛如董賈燕許諸人者戴子復以是編倡之其裨於制義豈小哉戴子少負奇氣文博而學富為海內所推重者數十年今老矣而氣不衰故其論文者如此

潘木厓詩集序

英獲與蜀藻交在二十年前是時蜀藻以詩文負盛名為諸生祭酒英甫束髮補博士弟子員蜀藻挈之壇坫教之為詩文朝夕奉餘誨故讀蜀藻之詩最久而殊未能測其涯涘也自少壯以來為詩不下數千首大約體

凡數變變而益上每與同人把卷太息決蜀藻之詩之必傳今年春書來京師謂且哀輯全篇鏤之於板為喜而不寐者累日蜀藻詩少宗少陵中年沈酣於香山少陵雄渾蒼深體兼衆妙香山排宕瀟灑自為一家要皆不束縛於聲律比偶之中獨杼寫其性情務為極言竭論窮變盡妍凡所為憂樂歡戚之言千古而下猶如即乎其人見其事而聞其聲此則杜與白旨趣之所以同亦即蜀藻所以宗二家之意也嘗竊謂香山之詩務於

盡人固知之而少陵亦未嘗不務於盡也少陵務於盡而不傷其涵蓄者氣有餘也香山務於盡而不傷其高淡者韻有餘也子瞻山谷皆力摹少陵而其後不得不入於香山者才人握管思以暢發其性情類不樂為初唐諸子句鏤字琢比擬屬對之工而浩衍流暢以務盡其才故宋元以後之詩人大約不出此二家之法少陵香山之所以貌殊而致一者亦在此哉蜀藻天才高卓沐浴於詩學者三十餘年天復嗇其遇而老之於詩遊

齊充陟泰岱登戲馬弔梁園兩入京華又南浮江楚泛
赤壁過潯陽望匡廬山所至登臨覽觀與海內詩人相
酬答以發抒其卓犖抑鬱之氣其遇稍類少陵而性復
恬裕間遠善於緣情寫物又於香山為近故其為詩能
兼二家之勝長篇短章皆直寫其胸臆幾於極言竭論
窮變盡妍而不傷其涵蓄高淡者由其氣足以包舉融
貫韻足以掩映舒徐此所以得古人之深而非與貌似
形肖者比也蜀藻母夫人予姑之子也高節博學有松

聲聞前後集行於世蜀藻少孤奉母夫人教為多今七十餘矣白華蘭陔蜀藻其以詩養乎吾邑僻處江上蜀藻與母夫人獨以詩文名海內四方文學之士莫不宗之然則予於蜀藻又何庸以不過為感哉

歸孝儀制義序

文章之於遇合甚無取乎躁而獲也夫躁而獲者或憑其才思之馳發鋒鏑之犀利以取悅於一時經有識者按之其氣必不能沈其力必不能厚其識必不能精其

格律必不能完渾其理解必不能純粹是以博學深思之士以文章顯天下者其於遇合之際造物者若稍遲之以待其聚精會神含英而咀華閤中而肆外卓然自成一家之文一出而傳誦海內非文章之以遇合重而遇合之以文章重也歸子孝儀弱冠薦於鄉與予受知於即墨黃夫子同門生中孝儀年最少才情丰度擅一時無雙之譽無不以聯飛高第相許者甲辰之後以兄雪采先生分職禮闈格於例不得入試丁未復不第春

明門外潦倒車塵馬足之間同人又無不為孝儀歎惜
扼腕而孝儀泊如也吾於此知孝儀之自待者方大而
天之所以待孝儀者有在也已酉春遇孝儀於吳門時
方謝塵囂屏交遊絕不問家人生業而擔囊負書走百
餘里坐蘭若中青鐙熒熒與佛龕相對朝暮一編肆力
揣摩舉人世所謂岑寂不堪之况而孝儀甘之予觀其
氣沈其力銳其色藹然其光黝然及再拜啓其筭篋而
快讀其制舉之文則如長江大河之奔注而涵育也如

珠光劍氣之蒼茫而溫潤也如千門萬戶之闔敞而清
廟明堂之鉅麗也才識明通而不傷於淺槩獲先正而
不失之拘力大而思深理純而法備如此弁冕南宮黼
藻文治真能自成一家之文絕非小儒曲學撫拾餽釘
之可望其項背者噫孝儀之自待與天之所以待孝儀
者固如是乎向固知之而今益信之矣大約功名之器
類以鄭重遲回而得之者其經濟識力始能任重致遠
獨文章然乎况孝儀由此而顯天下猶然英妙哉舉數

年來之為孝儀鬱鬱者而一旦為孝儀快也遂濡筆而序之

日照李氏族譜序

余自康熙癸卯舉於鄉先大夫時年七十餘即以一編示余曰此族譜稿本久未詮次予年且老前人行事予猶能縷縷敘述子盍為編葺成書以毋墜祖宗之緒予敬受而卒業首世譜次世紀次丘隴次綸言次家傳為若干卷每念歐陽文忠公集中載家譜一帙其言皆簡

質不事撫拾藻采斯可以傳示久遠故義例多仿之又
念先大夫以耆耄之年獨惓惓於此蓋木本水源之思
行葦葛藟之愛古人敬宗收族之道誼莫大焉事莫重
焉今讀日照李氏族譜不禁重有感於衷也愚菴李先
生為當世名公卿其太翁封大夫孝陽先生敦龐閎碩
道德文章世其家年已大耋以譜牒屬愚菴令其編次
而先生序之因知前輩敬宗收族之心本於仁孝之至
隱其不謀而相合者固如是也且臚次詳明而敘述簡

要得歐陽公家乘之義其可以垂示久遠無疑書丘墓
使子孫識所瞻依載訓詞俾後嗣無忘忠孝與余曩昔
纂輯之事適符可以見心理之同而愚菴之用意深至
也夙聞李氏有隱德蟠根深固而枝葉蕃昌玉蘊珠胎
而光氣騰上理固然矣我觀孝陽先生與愚菴先生光
明俊偉英姿磊落實能樹鴻名而緜景祜李氏之族方
大而又以親遜敦睦庇陰其本根教誨其宗族其所發
越流行又安可窮哉敢拜手而為之序

左國穎序

官詹學士澹人先生侍直

內廬細旃廣廈之間多歷年所曩者承

命編纂春秋解義日奉

宸覽依魯史紀年為次序列經文三傳於前後則詮釋
其義意搜羅往說折衷羣言而論斷之務求得乎聖人
筆削精微褒貶謹嚴之至意宏綱大義已饜饜炳炳披
卷而可得其指歸矣復於編纂之暇採輯左傳國語中

之一字一語瓌麗警異者別為一書號曰左國穎夫古人之為學治其大必及其細研其義不遺其物故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又曰含英而咀華必如斯而後為學之備也如泛滄海者既覽其風濶之壯濶而火齊木難珊瑚瑟瑟之珍宜並登之以為寶也遊三湘七澤者既賞其山川之美而杜蘅蘭茝跬步可採者亦宜郟車而載也登宗廟明堂者既觀於百禮之盛百官之富而龍勺雞尊蒼壁黃琮之所陳宜並識

之以廣其見聞也夫子教人學詩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大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尤所不廢况左傳國語中單詞隻語皆古奧琢鍊其可寶不下於火齊木難其芳澤不殊於蘭茝其班剝陸離不異於夏瑚商璉其為滄海湘澤之蓄聚宗廟明堂之羅列何可勝數宮簷特表而出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且穎之為言也正義釋之曰刀環謂之穎禾之秀穗謂之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皆取其翹然傑出異於衆之義此又宮簷命名之

意也夫昔蘇文忠公言平昔讀書始而記其事蹟既而熟其文詞又進而考其制度名象凡數過而本末兼該精粗畢舉予於宮詹之讀書也亦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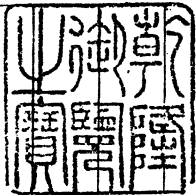
黃柏山房和詩序

龍眠黃柏山房去吾山園五里青嶂疊迴清谿縈繞一徑盤紆左臨大壑右跨山腰奇石豁豁古藤垂蔭益境之最幽絕勝者也羹湖先生結屋其中引流種樹每與予偕往自翦刈荆棘以迄於樓榭落成無時不同觴詠

於斯地蓋三年矣予入都後先生又搜奇剔異得大石
壁如屏障蒼翠班剝為飛閣以臨之此則予想像而未
得目睹者也瑤園癸亥歲即之官閩漳凡先生所目營
心畫草樹煙巒之狀瑤園亦僅得於郵報詩篇中而未
嘗見其十年拮据之勞也噫先生龐眉丹顏丰神玉立
高卧龍眠一峰有時茹齋寫經有時飛觴朗吟輒經月
不出詩皆古調畫亦入神林壑煙雲供其驅使山川靈
氣奔走腕下豪情逸韻健筆奇懷足以陵轢景光發揮

幽奧寓內而有神仙則羹湖其人也宇內而有蓬壺則
勝山其地也先生縱騎鶴而遊道山亦必往來斯地耳
豈遠乎哉瑶園歸而撫一石一樹摩手澤躡遺蹤結而
為涕泗發而為詩篇得七言長句三十首觸景增慨遇
物愴懷調苦而思深語悲而氣咽然其空靈敏妙宛折
纏繚足以寫其真摯之情仁孝之思則又不求工而自
工者也予讀之不禁低徊永歎欲酌酒龍眠一峰呼先
生之靈而以為楚些之句焉每見先生家書寄漳海

輒以清白勗其子瑤園居官最廉慎有惠政名譽翕然
則瑤園之所以不忘其親者又不止栝棧琴瑟之思也
夫



文端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端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騰錄監生臣劉淡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端集卷四十一

大學士張英撰

篤素堂文集五

序

講筵應

制集序

臣英謬以疎賤謫薄際昌時違景會以康熙六年丁未

成繆彤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冬以先大夫憂
去九年庚戌服闋補原官十一年壬子秋授編修次年
春充禮闈同考官三月

上幸南苑命

臣

英偕同官

臣

史鶴齡扈從於行宮進講

詔獻南苑賦嗣後每巡行必侍從或獨往或與侍讀

臣

孫在豐偕是時扈蹕多在南苑新宮綠槐高柳掩映
丹雘千幕周羅六師環列衛霍金張以及期門羽林之
士翼豹尾而處者雲蒸雷殷深巖弘麗不可殫述

臣

以書生抱簡牘其間晨則委蛇丹陛夕則退處直廬承
顏邀睎恩遇無比時從幸晾鷹臺觀試馬紫駟赤駘躡
雲追電

天子第其駕駿以賞勸諸王公大臣則獻試馬歌一日
漏下十餘刻

上御行殿秉絳蠟作大書使人問二臣知在直廬觀書
命作良馬詩以獻或風日和美

上率左右虎賁講武平郊歷上蘭踐甫草出則朱旗舒

徐入則鏡吹震發凌晨侵夜必召二臣講論經史殫究義理日有程課固以寒暑間臣自顧雖陋劣無似然每得以聖賢載籍陳說於

君父之前視古人奉屬車清塵詔獻甘泉上林賦者竊以為榮此則

聖天子典學之勤俾臣子有稽古之益也是年秋授日講起居注官其後學士臣熊賜履入典閣事內殿進講專命臣及在豐從事雞未鳴時從長安門步至左翼門

祇候少頃東方漸白樓鶴羣起星稀殿角露浥階城偕
奏事諸臣方曳組而入至乾清門候諸臣奏事畢內侍
傳入弘德殿殿中左右列圖書南向設

御座北向設講官席皆用黃絁幕中設鑪焚香講官既
入則侍從咸退講官再拜北向立敷陳經義時有所諮
詢既退命賜茶於乾清宮門如是者三年由左春坊諭
德優擢侍講學士先後同在講筵者則澤州學士臣陳
廷敬崑山學士臣徐元文臣葉方藹接

天顏於內殿蒙顧問於黼席圖書翰墨貂綺之賜歲數至焉是時也海內寇賊未平

天子方宵旰殷憂四方將帥咸稟承

廟略指兵籌餉無虛晷且日御講筵與臣等討論古昔於此窺

聖度之高深睿學之懋敏太平之所以立致也因輯歷年所進詩若干首為講筵應制集而并叙其所遇如此

內廷應

制集序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

天子御講筵從容與學士言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
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
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舉臣名入對

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迄十六年丁巳
冬有

內廷供奉之命賜邸舍於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
乾清宮之西南隅曰南書房

上舊所御讀書處也命處其中飲饌給于大官執事使
中涓筆墨側理器具之屬皆取於御府珍果饌饍之撤
自

御饌者日數至焉

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
讀史咨詢對揚辨論之語詳於南書房記注自丁巳冬

迄壬戌春未嘗一日少間伏念自古人臣間從殿陛一
見天子數語達於宸聽終身以為榮幸如臣者侍從燕
閒趨承經席陪奉密勿前後近十載細旃廣廈之間陳
典謨談易象博綜前史上自洪荒下暨輓近握丹鉛於
香案聽鐘漏於華清霽顏溫語恒如家人父子謂非遭
逢之極則恩遇之殊軌哉時或著為詩篇以紀述盛事
甫脫稿即陳於

御座之側吮毫授簡成於俄頃者多有之唐鄭亞序李

文鏡制集有曰牙管既輕芝泥將熟嘗于席前親授
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臣固不敢追踪贊皇而
殿陛之間一時情事則亦古今之所同也二十一年壬
戌春請假歸葬先大夫屢降

溫綸渥被

恩賜俾得暫休沐於鄉里因輯四年以來詩為

內廷應制集二卷其中詞句粗疎淺劣當時多不暇點
竄今皆悉仍舊稿存其實也昔歐陽公既老歸淮潁之

間輯內外制而序之因念平生仕宦出處且謂瞻玉堂
如在天上臣今得奉

恩築室于龍眠山中與田夫野老稱說

聖天子盛德儒臣寵遇撫今思昔感激詠嘆更復何能
自己哉

小學詳說序

聖天子敦崇正學講藝明倫遠宗虞廷精一之傳大啟
鄒魯詩書之澤以至濂洛關閩諸書莫不盛行於時俾

海內翕然從風所由士務實行而尚闇修尤以小學者
為大學之門徑未有舍卑近而即至於高遠者內則少
儀曲禮諸篇士君子立身之始而即造道之基也人當
成童之時機識未開習染未深束身於禮節日聞正
言日見正事有先入者為之主而後世俗不能移所謂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以斯日進於德而不難此小
學之為功大而為成就人才之要務也予侍從

內廷數十年仰見

聖人師古教胄子之義

庭訓之始則必以內則少儀曲禮講貫熟習故被服其教者待人禮下謙冲而有禮恭敬而溫文粹質早成蓋有由也

聖慮更欲以此嘉惠海內命童而習之於科歲試童子時制藝一首小學論一首膠庠之地必資此為始進羔鴈家傳而戶頌豈不蒸蒸然盛哉其宗旨所在必縷析而條分之然後傳誦者知所向往江陰張子輩乃標明

旨趣著為詳說操觚家開卷了然如指諸掌俾朱子纂輯羣書之意如日月之行天可不謂考亭以下千載功臣乎近山陶子為同學友相與叅訂成書謂私諸家塾不若公諸天下梓而行之是亦導流德化之一助也近山尊人曩時司鐸吾鄉教思廣被而性極恬淡有柴桑之風余時官京師雖未接其丰範而心儀者久之今讀是書知其家學淵源相承為有素也因不辭固陋而樂為之序

張氏宗譜後序

英生也晚於前人之行事皆不及見趨庭之際大人輒
詔而進之為述先世功業出處文章行誼以及宦游婚
媾子息之詳生卒某年月日葬某地縷縷不倦如是者
有年雖謹誌於中不敢忘然又竊自媿謏陋卑鄙每思
執筆以記其萬一而喻之於心者不能達之于言則又
慚慙退縮而自止如是者亦有年乙巳秋大人出舊譜
一帙且為述先世事縷縷不倦者如前命為記述英再

四遊謝退而自思吾先人之烈其不獲傳者多矣幸而有可傳又以不能文欲自掩其固陋而聽其漸就湮沒也忍乎哉且為子孫者著為行實以持於當時仁人君子之前乞其一言以誌不朽雖謗陋舛鄙容何傷況兵燹屢經族人之土著者多罹於阨今幸生聚二十餘年漸次蕃衍昭穆世系不可一日不明又安能竟自遜謝以重違大人命也吾鄉諸世族皆有譜多為其先達所編次如延陵如桂林如吳興天水及諸家譜皆遍求

縱覽知先輩之於家乘綦重矣而桂林譜為明善先生所修尤詳簡適宜竊嚮往焉故義例多做之譜莫先于明世系為述世圖第一行字官爵以及生娶卒葬子女婚姻之事皆所當詳無可考者曰無可考婦改適則生卒葬不書絕之也為述世紀第二人莫大於祖宗莫重於墳墓而祭田祭儀附之為述丘隴第三人臣受國恩以至榮及父母錫之綸綍所當與宗祊并重者也為述錫命第四名公鉅卿表章先人之文如行狀如墓

表如墓誌如記如傳如序不獨祖宗之行事賴之以傳
鴻文鉅篇亦當百世寶之為述贈言第五凡先大夫之
庸勛在朝逸德在野文譽在藝林英所熟聞於耳者
即一言一事不敢數為述列傳第六壺政之修實為
內助鍾儀郝法昔人所稱為述內傳第七共為若干卷
至貴五公之後久已無傳小張之後亦莫可考惟山前
一派迄今尚存觀舊譜遷桐圖支派本親今皆另為一
卷附載于後不敢忘先人收族之誼也至若扳援依附

昔人之所深耻英亦用是凜凜信則傳信疑則傳疑不敢一毫行胸臆於其間恐貽在天之恫而為賢人君子之所誚讓也至叙述之挂漏蒐考之缺畧自知不免謀授剗剗則大人之志也小子敢乎哉惟期繼此三十年則一修明潤色光大以茲編為初藁可耳肯康熙五年歲次丙午孟秋之吉九世孫英百拜書

徽言秘旨序

古昔聖賢所以為修身理性禁止邪僻變易氣質至

今猶可以得其遺意者則莫若琴矣傳曰君子無故不撤琴瑟又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其見於曲禮學記之篇者如是其詳且重也夫撫絃動操代不乏人予竊以為宮羽之調適節奏之清真聲音之和暢充美不佻不靡不躁不迫不凌節而亂不嘽緩而散此皆非可以作而致強而能也恒視乎其人之性情焉故德性欲其寬平廣大清和恬裕不糾紛於嗜慾不汨沒於聲利不駁雜于喜怒不煩擾於視聽湛然清虛翛然廣遠俯

視六合遊神古初然後寄之於心手託之於徽絃有純
古淡泊之音無促節繁絃之病寫古人忠孝之思則周
公孔子可畢然而高望也操古人高山流水之韻則伯
牙鍾期之徒奔會於腕下也發古人悲憤悽惋之音則
伯竒屈大夫慨嘆徬徨於其側也揮五絃而送飛鴻得
乎心而應乎手朝煙夕霞不足以喻其變幻崩崖裂石
不足以擬其竒峻海濤松籟不足以儼其雄邁流泉曲
澗不足以比其幽窅瀟湘之雲峨眉之雪不足以絮其

曠渺空潭之龍吟九臯之鶴唳不足以方其清音逸響
古人所謂泠泠七絃遍一絃清一心者是豈非德性純
厚之所為器也而通于道乎予自弱齡即有志於據梧
之學蓋歐陽子所云夙有幽憂之疾欲藉此以少自砭
治顧以塵事委頓隨學隨廢今且老矣慮嗣後指爪
拘攣雖欲從事于此而不能曲折與徽軫相赴間理舊
學一二引用以調習其心手冀異時倘可吟嘯於清泉
白石之間聊取以自娛又念古人類不能多學白樂天

止習秋思范希文惟彈履霜或亦其寄托高遠有在于
朱絃素琴之外者吾友孫君靜紫得琴之精義於芝仙
尹君訂其所著書曰徽言秘旨予求而覽之其論指法
最嚴且悉洞精達微窮極旨趣艾俗響而存古音難
凡調而尊正始可謂集琴學之大成蓋尹君數十年心
力寢食于茲而靜紫紬繹而開發之淵淵乎美矣備矣
且靜紫為徵君文孫道德之所涵濡中和之所衣被其
為人也冲夷恬曠離塵遠俗官于金門而讀書味道懷古

怡情宜其得於琴者深而有以發其性情自得之樂也
噫古人所以為修己教人之具而後世罕能發明其義
專求於聲則末矣故為舉其重者而序之

左長玉制義序

吾土山川之秀異傑出者無逾于城之東鄉白雲浮渡
諸峯極巖泉洞壑之奇盡烟雲林木之態顧以僻遠
城郭輒跡其間者或鮮少馬左子長玉讀書于白雲
之隈憑臨大江俯瞰湖澤近攬諸巖壑置于几案之側

發為文章思深而致遠旨雋而氣醇吐納風流卓然岿
秀盖有得於山川磅礴之氣而抒寫其胸臆故與時流
齟齬牖下者絕殊也忠毅公樹大節於海內尤精於人
倫之鑒其賞識多奇中至今朝廊藝林所稱述必曰浮
丘先生長玉為忠毅公從孫承藉家學素苦食貧獨
抱一編研鍊揣摩于煙雲曠邈之際初則落落難合果
一出而登賢書懸其所作于國門洵可以鼓單寒讀書
之氣而為後來者勸也長玉既力學意彌冲然自下夙

昔以文章寄京師請業于予早決其必售而竊幸予言之不謬今天益厚長玉俾其為六月之息從此肆力於古學博其識裕其氣拓其才盡發山川之靈振起先賢之緒當不僅為制義之名世云爾也于其文稿之刻而書數語于簡端焉

百石圖序

天地清奇之氣露洩于兩間瑰異磊落而難于名狀者蓋莫如石二華之雄峙崑崙連萼仙掌秀出天半艷

瀕之巉巖磅礴奔流激湍富春之壁立幽峭匡廬之飛
泉萬仞武夷之蜿蜒九曲以至飛來峯之玲瓏虎丘山
之平曠凡著盛名於天壤者固非石也故山戴石而巔
岿水激石而濛洄林木蔭石而秀潤高之則數尋盈丈
號稱石林米顛之所拜也小之則一拳半握峰巒畢具
出入懷袖東坡之所寶而愛也無論鬱林洞庭泗濱崑
阜而其含蓄天地清竒之氣則一也可齋賈公以其胸
中清竒之氣畫而為百石標新領異變幻莫窮或正或

側或平或銳或立或卧或以髮濡墨而為之或染花草而為之或舒毫而直寫或經營而後出無不盡態極妍百幅無一相類其筆力腕力直與造化相侔然後天地以之洩其奇于兩間者賈公收其奇于尺幅之中寧不足以焜耀古今上掩前哲哉公與予交最久性篤嗜筆墨樂與高人名士游政事之暇偶寓意寫生筆法不肯勦襲前人而獨探其奧蓋一事不苟者如此想見公退食之時焚香清晝縱筆所如不過自寫其貞介直方之

緊虛明峻潔之操奇懷逸趣奔會腕指掀髯一笑楮墨
淋漓而石成矣則是圖也公之性情器識見于此矣敏
妙本於性靈而寓之于石又隨筆綴以詩歌箴銘真行
間作吐納風流揚扈騷雅則是圖也公之文章見于此矣
古人云為政心間物自間公長才碩抱治民有經四境
肅如品物成遂以卓異報績故能以其暇裕游戲翰墨
則是圖也公之政事亦見于此矣即小可以觀大即微
可以知鉅故樂為公稱道而贊述之古人以石為雲根

金定曰：此處乃言
卷四十一
故云泰山之雲觸石而雨徧天下以此為霖為雨露洒
秦楚之民皆于是乎在又不獨几席之玩而已也昔東
坡亦官于黃枯木竹石至今片紙珍如拱璧况公以百
幅後先輝映傳之異時予言亦託以不朽矣

封大夫人李年伯母壽序

今上御極之二十一年歲在壬戌春王正月海內新奏
底定炎荒絕徼罔不臣服

朝廷方布渙汗之德音沛休養之大澤士大夫數年來

夙夜勞勤之心得以少自慰釋相樂昇平且當溫律融
和萬類熙皞凡為人子者咸思以康體之爵舉福報
以祝其親以仰副

聖天子養耆老禮高年之心甚盛事也學士厚養先
生之母太夫人新被

綸封紫泥焜耀設悅佳辰適當歲首同官于

朝者咸以為榮舉觴相賀英與厚養曾同讀中秘書共
朝夕起居者三年聞太夫人之賢至稔且詳故敢不辭

固陋而質言之夫文學侍從之臣旅進闕廷珥筆鳴玉以文章受知者常也至遭遇之奇鮮有如厚菴者厚菴請告定省絕處閩嶠當禘氛鼎沸之時獨能抱孤忠抒密畫間道上書報

天子出奇制勝殄滅寇賊以一書生緩帶戎馬間搞將士峙芻芟練義勇指形勢俾克成厥功為

當宁所嘉歎為海內所傳頌為舉朝所具瞻為文章制科之士所藉以為美談可謂奇矣然是時厚菴奉兩大

人居入稟庭訓出而指麾不必如溫嶠之絕裾而能
成折衝之功于鄉里之間者則尤奇也且又聞之閩故
多寇

國朝定鼎以來海氛未息伏莽時聞沿及藩變鮮有寧
宇

封大夫前後捍禦其疆厚菴克全大節皆太夫人內佐
之脫簪指廩衣食其貧寔惠施其族黨何有何無詎
勉不怠以聯絡腹心指臂之勢數十年來劬勞艱瘁不

可殫述也人第知太夫人此日迎養京華疊膺

命服子孫羅侍賓客歌頌為人倫之榮而抑知烽燹海
嶠之中室家飄搖之日所以佐其夫若子者荼苦有如
是哉抑又聞之太夫人事舅姑極誠孝處姻婭妯娌以
和敬為常訓誨諸子既勤且篤母儀女德無弗醇備夫
坤厚載物而百昌茂遂積之者厚則享之者弘厚菴昆
季光大未艾固其宜也昔張齊賢在中書門下母以八
齡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手勅褒美懽動都下厚菴之受

知

天子不異古人太夫人之德福後先輝映洵登期頤載
諸史冊不獨家之禎抑亦國之瑞矣

侍讀繆念齋同夫人七十雙壽序

蓋聞國家當全盛之日德化旁流風教洋溢重熙累洽
賢豪蔚興類必有文學侍從之臣樂恬退而尚聞修
託跡丘樊放情林壑以著作為事功以風義為坊表以
砥行礪節為報稱之具以講德論學為人倫之鑑俾世

人之仰慕其風者邈乎其不可即，憂乎其不可攀，躋故
能使躁者平，競者愧，頑者廉，懦者立，其足以助流朝廷
敦龐淳美之化，未嘗不與在廷之亮工熙載者同有
功于斯世斯民也。在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遠，其羽可用
為儀，夫鴻飛在冥冥之中，而羽可為儀，則其裨益乎
文明之治，夫豈無其效哉！居今日而求斯人于海內，則
吾同年繆念齋先生其人也。先生於
今上御極之六年

廷對擢為第一授官翰林即請歸養前後在館職不踰
數年中間皆退居于吳門始則承兩尊人歡繼則閉戶
治經學深躬束行味道自腴所著詩古文詞沐浴涵
泳于昌黎南豐而自成一家之言屏跡黷泉草堂時
往來靈巖震澤間絕不以顏色示當事端靜直方簡
易誠慤吳人咸重之曩時有大吏入

覲首以先生讀書立品為對予聞之而喜慰已巳春
聖天子省方至吳會予忝扈從爾時先生朝服率兩

公子迎於里門

天語賜問知為舊時侍從臣為之霽容予見先生氣體
充盛齒髮不衰更為之喜慰今先生年且七十矣身愈
退而德愈進迹益遠而名益高深山大澤惟持有拱壁
夜光潛藏其間而後光芒騰達以上翼雲漢日星之彩
先生之在今日殆如是哉丁未歲

今上首親政先生亦冠弁南宮三十餘年以來

聖天子勵精于上而成一代熙平之化先生亦潛修於

家行成名立而享福祐壽考之盛雲龍風虎之奇又豈
獨在堂陞間哉元配顧夫人孝淑恭懿聞德咸備治家
謹肅皆有法度逮下慈惠中外無間言先生之高夫人
實有以成之長先生一年閨門之內白首相莊福祉可
謂盛矣婿宋子義存官比部郎謀進先生與夫人介壽
之觴以予相知最深屬為文以侑之予不敏因舉數十
年來胸臆中語欲以告先生者而述其大略以當祝釐
並系之以詩曰植身如喬松蒼翠色不渝龐鴻比山嶽

福慶良有孚再登雙泉堂庭樹正榮敷携手看雛鳳的
爍雙明珠言過分雲亭烟霞瞰南湖老梅塞巷陌古桂
橫路衢快哉鹿門翁舉案多歡娛待我林屋山相將
問蓬壺

大中丞安溪李厚菴先生壽序

粵稽自昔畿甸之難治也左馮翼而右扶風地在三輔
之間其中吏道淳良為風紀之本四方之所則效況且
世家大族壤土相錯阡陌駢連屯莊雜仍強梗憑臨姦

究哉處蓋地大者物之所託勢重者力之所聚于以撫
綏有方而安哉善良也豈不戛戛乎其難之開府者百
職司羣僚之長襟帶數千里外幅幘而內民社求其澄
叙官方肅清行伍俾武克固圉而文能奉職各安其所
以無覆餗隕越之患則最難此吏道之所以罕適於
治而為古今之所希覲者也自吾李公為政敦尚大體
力崇簡要本經學以為政術法古則以治今茲蓋廉以
潔已清以蒞物而于下吏絲粟毫髮之物一無所取于

官敝衣蔬食處之晏如其馭下也一切苟且之事皆不欲就其廉察官聯之道則必以吏治民生為事以愷悌慈仁為本以精明廉幹為務而無取乎粉飾文譽炫煥才名以塗飭一時之耳目是以從風者皆應之如響其于民也務幹止善安養以興農田治水利為急務以敦孝弟崇儉讓為盛事良善者存苦窳者去一時之人情咸鼓舞樂生以觀其德化之成公之識尤能通獎善類推與好賢其于人材也皆務舉所知

聖天子朗徹萬類洞開重門而每以公之言為正擇善
令登赤縣者多公所舉人而公自視則歔然也是以謙
冲善物屢被

恩綸如黼衣章服之華

御書夙志澄清之褒榮施重疊皆公之裕于中者素而
被之者有殊榮也京都地接九河水所至多澤國平原
千里忽為淤沮

聖天子憫民因為築堤以捍禦之歲糜費數十萬以施

惠于民公督理察視相其高下而胥度之奔走河堤殆
如下吏勤劬况瘁卒使治蕪萊為墾闢安閭閻富田
作者歲獲有秋以仰副我

聖天子惠元元愛百姓之至意豈不誠為鉉且鉅哉今
者嘉禾溢畝芝草生於庭闈以彰我公享大年毓景祐
之瑞茲秋為公介壽之辰賢大夫謀所以祝公壽而乞
言于予余竊謂詩之言壽者屢矣而其言曰躋公堂
而稱兕觥繼之以介壽則繫之于豳風七月篇毋乃詩

言農桑之業興則根本之計固公之所經營者皆農桑之事亦可即公之事以壽公不亦可質言之而無所附屬寄託益以有耀也夫

文端集卷四十一